

農業外交家

—惠森有機農場謝森展先生



■謝教授的有機農業理論是「雙手最偉大」。

山林、野溪、古厝交錯的這幅景象，彷彿讓筆者回到50年代的台灣印象：自然、純樸、無污染。這裡是北台灣最純淨的大自然舞台—新竹縣北埔鎮，車行至此看到此山此景才頓覺謝森展先生為何挑中它，展開他個人回歸田園的理由了，因為這裡乾淨、自然而充滿大地之靈氣，更富含人類對這片土地的關懷之情。

「謝教授的農場哦，往上走經過濟化宮，再上過紅土坡道就是謝教授的家，不太遠就到了……」，本以為到這偏遠的山上會找不到可問路的路人甲，沒想到非但有熱心的農友，還讓這不相識的農友破費二塊錢〈借用電話連絡，此地行動電話啞當！〉外加一杯純淨的山泉水，讓這趟北埔之行增添了不少人情味，只是這一切的「厚待」不是筆者的外貌俊秀或謙卑有禮，完全是咱們今天的主角「謝教授」的為人深受北埔鄉親的景仰，「愛鳥及鳥」之下連上山採訪的筆者也讓這位農友視為「好人」「貴人」，這倒讓筆者承受不起，亦增添對今日採訪的主人—謝森展教授的好奇心和神秘感。

頂著李總統民間友人的大光環，謝森展老先生卻無一絲絲大企業家的架子，有的是如隔鄰老叟般的親切自然，甚至您更難想像謝教授身穿西服遊走國際，替中華民國政府在艱難的外交領域中，爭取加入聯合國非官方組織的「永續農業協會」而努力奔走的模樣。謝教授打開話匣子的第一個話題，娓娓說來已讓許多政府單位及筆者佩服得五體投地，試想一介平民身分，憑靠對全球土地的熱愛和對台灣的感恩，謝教授那些日子竟能自由地在世界各國進行非官方的學術演講，而讓台灣能加入聯合國非官方的農業組織，這一切早已超越許許多多政府官方的外交努力，而謝教授卻自謙做的還不夠。

畢竟在這卅年中，由於台灣整體的經濟發展，誰能掌握資訊誰就能有所成就，謝教授以其前半生投身經濟金融業而叱吒風雲於台灣，這一點的努力回饋，謝教授以為做的不夠切實，所以他要以真心和雙手來打造理想，除了實踐在聯合國的誓言外，更要讓台灣及全世界真正見識到台灣之美、福爾摩沙之真實面貌，理想也好夢想也罷，都該有人去做，謝教授說：「30年前，我便懂得隱逸林泉的生活，醉心於『采菊東籬下，悠然見南山』的境界……」

謝教授如時光倒流般敘述他自己的這般歷程：15年前任國泰信託總經理的他，首當十信金融風暴之核心，在那段的



■謝教授把30公頃的廢礦坑，轉變為綠意盎然的有機農場。

日子裡，他堅守奉公守法的原則，神智清明地克服有如驚濤駭浪的金融風暴，並圓滿解決，自覺無愧良心。惟經此事件後，謝教授是對世俗名利及人性有了更深刻的領悟，雖然延誤了回歸山林的日子許久，但這一切都不晚，因為謝教授要以身體力行、加倍投注心力於台灣的有機農業。

筆者走訪台灣農業多年，除卓蘭白布帆農場的鄭春能老先生外，未曾碰到有全心投入有機農業如此深厚之「愛鄉人」，今日到「惠森」見到謝教授這般自然原貌，以人的關懷去守護這30公頃土地，從內心湧起無限的感動。

謝教授說會到北埔荒涼的廢礦場開墾，導因於40年前一次到加拿大維多利亞參觀布秀花園時的震撼觀感，因為那一座美侖美奐吸引無數觀光客的地方竟是一荒廢的煤礦場，加拿大人將廢礦場搖身一變為花園，而北台灣一座座荒廢的礦場卻是無數個傷感的「無言山丘」，謝教授40年前就想過如果將來有能力將會如何如何……

因緣際會，北埔惠森農場的前身竟也是一座廢棄的礦場，雖然躬耕10年，未能讓惠森農場變成世人稱美的花園，但謝老先生安慰的是：惠



■惠森有機農場正逐漸進行一場最自然的林相更新



■肖楠與蔬菜混植的有機菜園。



■峰迴路轉的羊腸小徑旁，沿路栽植台灣特有樹種「肖楠」。

森所呈現的是台灣最原始的生命力，是不經刻意雕琢的青山綠水，至少惠森有機農場是MOA國際美育自然生態基金會的示範農場，更是謝教授心中要留給寶島下一代的淨土，所以他把惠森給了基金會當傳世寶地，是子孫的福報，更是台灣的福田。

現在就讓我們一塊走進這片遼闊的農場，十萬坪土地對小農經營的台灣而言是大戶中的大戶，恐怕有大部份的人初到此開墾時會動此邪念：殺草劑外加電鋸，恐怕不到三、五星期早已是一片精光，看似乾淨，卻充滿殺氣之罪名。謝教授想到的是老祖先維護這片大地的用心和自然純淨的田園風光，雖有現代人眼中的害虫：蚜虫、天牛、紅蜘蛛、蛇等，但這環環相扣的天然食物鏈卻是維繫他心愛農場的一股原動力，所以謝教授選擇了「雙手最偉大」，在這裡一點點的農藥及化學肥料都是惠森農場的殺手和負擔。

本專欄與「中廣寶島網：透早的聲音」合作播出，歡迎收聽。

全省各地播出頻率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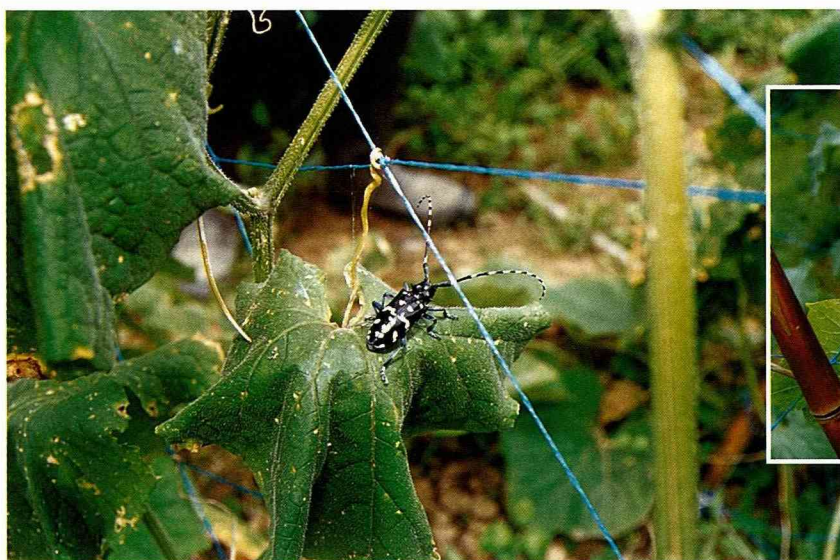
台北 FM 105.9 兆赫

台中・新竹・苗栗

FM 101.5 兆赫

宜蘭 FM 102.9 兆赫

台東・花蓮 FM 106.9 兆赫



■大天牛—謝教授的頭痛時間。



■小瓢蟲與小黃瓜的邂逅。

在這處沒有農藥的環境裡謝先生說：「每一公克的土壤裡就有一億個細菌，土壤除了是水、有機物、礦物質所組成之外，當然還有菌類，這四大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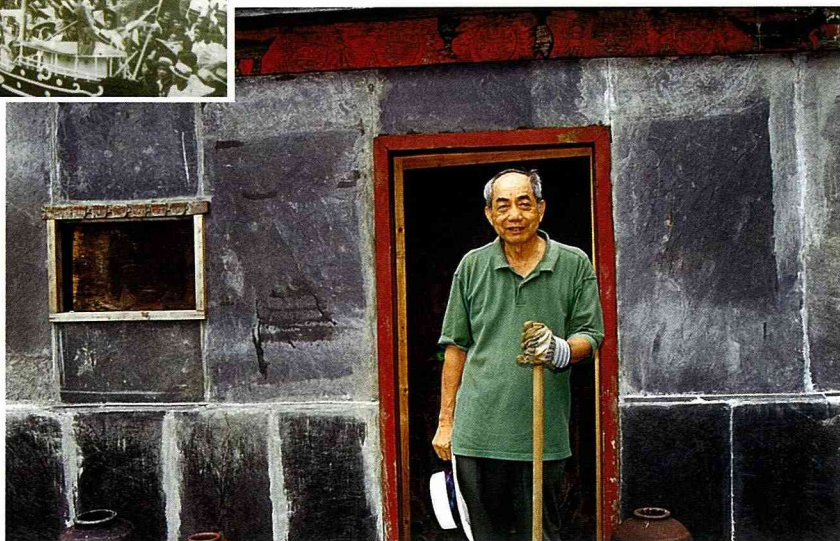
力量和陽光孕育了植物的動力，所以人類不必一廂情願去畫蛇添足，特別是農場中起伏多變的地形，如果沒了底層植物，恐怕下次天災即造成人禍，所以農場裡大部份的地方，謝教授和他這群山中的朋友，用雙手將一株株台灣原生的肖楠、杉樹一一植下，較平坦的地方偶種些柑橘類果樹，更平坦的地方則是小苗木間種葉菜類，而且是純有機的栽培管理。

MOA 的會員經常到此參觀和研習，莫不欽佩謝教授的苦心，謝老先生表示：近來有愈來愈多的台灣人和外國團體來參觀，其中就有人提出這樣的質疑，如果台灣的農業繼續放任農藥污染土地，那咱們吃進去的不就全是含有農藥的有害作物嗎？那這小小的台灣土地該何去何從呢？儘管有連串的問題，謝教授仍不改其一貫的幽默說，以人為出發去看無生命的土地，你會發現其實生機無限，台灣仍然有救，因為短短幾年 MOA 的會員從數十人已成長至 500 多人，加入維護大地自衛隊。

謝教授自信地向筆者表示他的看法，筆者咬了咬筆桿想這段富含人生的哲理：有救？有救！，不遠處傳來了潺潺流水聲、風聲和虫鳴鳥語的天籟，有救乎？應由自然界的萬物來回答這問題更恰當吧！萬能的人類不夠資格應聲，謝教授對嗎？



■謝教授以10年時間完成數本心血之作，「台灣回想」是其中之一。



■謝教授不計代價保存的排灣族石板屋。